

第五十七章 丫就是一村姑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北齊與南慶的比較？

這個話題就有些敏感了，即不能弱了自己國家的聲勢，身為使臣，又不能太過落北齊的麵子。但範閑卻答得流暢自如，像是從娘胎裏就開始思考這個答案一般，說的是理直氣壯，鏗鏘有力，快速無比，讓海棠姑娘氣歪了那張似乎永遠恬靜的臉，讓皇帝陛下大張著嘴，露出那些保養極好的白牙齒。

隻見範閑滿臉溫柔微笑，一抱拳，開口說出幾個字來：

...

“外臣不知。”

好一個外臣不知，皇帝先是一愣，然後便開始哈哈大笑起來，這話回得無賴，自己卻不好如何治他，畢竟是所謂“外臣”，即便知道慶國如何，也不知道齊國如何，又怎能比較？

皇帝看著範閑，笑著搖搖頭：“今日才知道，朕一心念著的一代詩仙，居然是個巧舌如簧的辯士，難怪南慶皇帝會派你來做正使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外臣為官不過一載，陛下遣臣前來，主要心慕北國文化，臣在這方麵又有些許薄名，所以才會讓臣來多受熏陶。”

皇帝笑了笑，說道：“詩仙之名在此，朕自然會讓那些太學的學生們，來聽範卿家講講課。”

範閑心頭一苦，心想自己在慶國京都太學都是不用上課的假教授，怎麼到北邊來了，卻要成客座教授。

“朕若南下，範卿看有幾成成算？”

少年天子麵色寧靜，但自小深宮裏養就的威嚴感忽然逼麵而來，這個敏感而狂妄的問題，當今天下，也隻有兩個人可以問出。但問的乃是敵國使臣，其中意思就有些有趣，就如一道春雷炸開範閑麵色不曾變。淡淡應道：“一絲成算也無。”

“為何？”欄畔皇帝冷冷看著範閑。

“齊人不思戰，必危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慶人多好戰，必殆，好在兩位陛下，一者發奮圖強，一者老成持國，恰好平衡了此兩端。”

皇帝忽然開口問道：“你們慶國的皇帝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朕曾與他通過兩封私人書信，卻始終有些看不明白他。”

範閑心裏開始罵娘。心想自己終究是慶國之臣，您玩這麼一招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於是閉口不言。北齊皇帝見他模樣，反而笑了起來，輕聲說道：“你那皇帝終是會老的，朕終是會長大的。日後我縱馬南下，還盼範卿能為我殿中詞臣。”

範閑眉頭一挑，不卑不亢應道：“陛下若南下為客。外臣定當作詩以賀。”

同是南下，意思卻是兩端，齊國皇帝的意思，自然是領軍南下，將慶國吞入疆土之中。範閑的意思卻是齊國皇帝南下為客，自然是階下囚客。

話不投機，範閑麵色平靜，心中也不揣然，隻是想著麵前這位年輕的皇帝，果然是位心有大誌之人。隻是當著自己麵說的話，不免也太多了些。不知道是因為年輕氣盛而失言，還是根本沒把自己這個外臣當成回事。隻是想借自己的嘴，將他的意誌傳到南方的宮廷之中。

...

皇帝忽然間眉頭湧起淡淡憂愁，不知道想到了什麼，輕輕一揮手說道：“上京一向太平，不過兩國之間向來多有誤會，朕擔心會有人意圖對範卿不利，雖然那些人的不敢對你如何，但挑釁之舉隻怕是難免的，範卿家看在朕的份上，多擔待些。”

範閑大驚，倒不是這話裏的內容，反而是年輕皇帝說話的口氣，什麼看在天子的麵子上，多擔持些？範閑自付自己怎麼也沒有資格讓一國之君如此看重，更是不明白為什麼這今年輕皇帝會對自己如此厚看。

“朕有些乏了，範卿先回吧。”皇帝輕輕拍著欄杆，回頭望著一直靜默著的海棠，“小師姑，您送範大人出宮，免得他迷了路。這段日子，若有人對南慶使團無禮，還煩小師姑說幾句話。”

北齊海棠一句話，相信那些狂熱的愛國主義看，會收斂許多。

海棠微微一輻，道：“尊陛下令。”

範閑眉頭微挑，心想那豈不是要經常與這位九品上的女子見面？這還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。

皇帝忽然微笑說道：“聽聞範公子召集不再作詩，朕心實在是有些失望啊。”

範閑苦笑應道：“請陛下恕罪，詩乃心語，近日外臣心緒不寧，實在不成，不成。”

皇帝一挑眉頭，似笑非笑望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隻怕是因情而詩，範閑你看著朕這濁物，自然興不起什麼詩興。”

範閑滿頭大汗。

皇帝忽然哈哈大笑：“昨日太後倒是給朕看了首小令...知否知否，應是綠肥紅瘦，範閑果然好才情。”

範閑大窘，海棠更窘。

...

範閑在海棠的帶領下，出了山亭，沿著那道清幽的小道，往山前的宮殿烏黑建築群行去。山亭裏，那位北齊的年輕國君沉默的站立著，臉上已經褪去了先前談話時的興奮神色，唇角帶著一抹淡淡的笑，天子忽然閉上眼睛，深深嗅了兩下，發現似乎真的找回了一絲那夜孤身望月的感覺。

身後有腳步聲響起皇帝知道是太監們趕著過來服侍自己，略感厭煩的揮了揮手，阻止眾人入亭，依舊有些孤單地站在山亭之畔，不知道想著什麼。

許久之後，他忽然歎了口氣，輕聲自言自語道：“原來範閑長得就是這個模樣啊，理理也該到了吧？”

另一邊，範閑沉默著緊張著，跟在海棠的身後往皇宮外走去，一路山景無心去看，清風無心去招，隻是堆著滿臉虛偽的微笑，自矜地保持著與這位奇女子的距離。

眼光可以將海棠姑娘行走的姿式看的很清楚。

海棠姑娘一步三搖，卻不是那種煙視媚行的女子勾引人的搖法，而是一種極有鄉土氣息的搖法。她的雙手插在身外大粗布衣裳的口袋裏，整個人的上半身沒有怎麼搖晃，下麵卻是腳拖著自己的腿，在石板路上往前拖行著，看上去極為懶散，卻又不是出浴美人那種性感的慵懶。

範閑眯著眼睛看了半天，始終沒有看明白這是什麼走法，難道對方是在通過走路，也在不斷地修行著某種自然功法？範閑大感佩服，他一向以為自己就是人世間修行武道最勤勉的那類人，一天晨昏二時的修行，從澹州開始，便從未中止過，但從來也沒有想過，連走路的時候，也可以練功！

難怪人家小姑娘年紀輕輕的就是九品上，自己拚死拚活，也才剛剛邁入九品的門檻！難怪人家小姑娘被北齊人拱為天脈者，而自己卻隻能無恥地靠些詩句贏取“江湖地位”！難怪人家小姑娘輕輕一揮手，自己就要在地上狗爬！難怪自己暗弩飛針**齊出，別人也不過泡泡湖水，最後極瀟灑地一揮袖走了，根本不將自己放在眼裏因不屑，故不恨也。

範閑心裏一片黯然，心想這等天才人物，又如此勤奮，大概隻有五竹叔這種天才中的天才才能比擬，自己可能是沒轍了。

...

又看了許久許久，海棠似乎也感覺到身後那兩道火辣辣的目光，總盯著自己的臀部和腰部，終於受不了了，靜靜

回首，靜靜盯著範閑的眼睛，似乎要剝下範閑這身清美的皮囊，露出裏麵猥瑣的真身來。

範閑的眼中一片清明，根本沒有一絲雜意，看著對方轉身微微愕然，知道對方想錯了什麼，苦笑說道：“隻是看姑娘走路姿式奇異，想來是在練功，故而十分佩服。”

他愕然，海棠更是愕然，微微張著嘴，看著這個慶國來的年青人，心頭一陣紛亂，她這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山中與宮中停留，一向心性穩定如石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看見範閑這張可惡漂亮的臉，聽著範閑不著三四的說話，就是無由火起，此時聽著範閑說的話，更是莫名其妙，半晌後才憋出句話來：“不是練功。”

說完之後，海棠姑娘才覺得有些奇妙，自己為什麼要對他解釋這個？

於是她微恚說道：“我從小就是這麼走路的，太後說了我許多年，我都改不過來，範大人如果覺得看著礙眼，不妨走前麵。”

範閑愣了，心想這是怎麼回事？隻得鬱鬱跟在轉身的海棠身後繼續前行。

但海棠依然那般拖著腳掌，揣著雙手，懶懶散散地往前走著。

範閑微微偏頭，皺眉看了老久，忽然想明白了這件事情這哪裏是什麼功法？這不就是農村裏麵那些懶婆娘最常見的走路姿式！

一想到堂堂九品上的高手，在世人眼中像仙女般的海棠，竟然骨子裏真是個村姑，走在皇宮裏就像是走到田壟之上，範閑終於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